

反腐纪实

东州市黑恶势力泛滥猖獗,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身心受到极度摧残的冷艳秋终于得到三和公司女老板洪芳的赏识,而准备在商界大展拳脚时,以皮天磊和张朋为首的恶势力却以暴力打压等手段排挤、迫害竞争者……势力单薄的冷艳秋将如何面对身不由己、凶险莫测的人生?

庆典活动上钱谦心不在焉

主持会议的市领导被他这种不成体统的做派还有回答激怒了,拍案而起,指着他的鼻子骂:“我看你就像黑社会,还让我们看什么碟片,看你就够了!”原以为市领导说了这样过分的话,庞龙会闹出不快,哪知他立马摘了墨镜,笑眯眯地冲市领导说:“谢谢领导夸奖,我一直觉得自己扮演得不像,今天我终于成功了。”



庞龙就这德行,谁也看不惯他,但谁也不能把他咋样,因为东州公安局,离了他还真不行。那些离奇荒诞的案子,只要他到场,准能给你破了。听说那些黑社会的成员听到他的名字,会不由得发抖。这样一个人,市里是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每次遇到提拔,他总能顺利通过。这这么多年过来,非但没能把他身上那股黑气改造掉,改造得像公安局长,相反,他那股恶气黑气,越来越严重了,好像不这样不足以表明他就是庞龙。不但他这样,他身边跟的几位警察,也是那打扮。还有人说,庞龙靠着这股黑劲,愣是在公安系统征服了不少人,其中外界传闻他有六大弟兄,个个都是破案好手。当然,钱谦也在个别场合听到,有人不管这六位同志叫六大弟兄,而叫六大金钢。

为这股传言,有人曾含沙射影在会上公开质疑过公安局长肖长天,说公安频频出席那种活动,而且装扮得跟黑社会分不清,是何用意?肖长天回答得也很巧妙:“公安有时候就得像黑社会一点,要不然,让黑社会一眼认出了,你还抓谁?”肖长天这番话,算是为庞龙挡去了尴尬,但还有一种说法,肖长天却无法遮挡住,有人说,庞龙喜欢玩黑社会那一套,他办案完全不按法律程序,更多的时候,是在以黑治黑。

这些都跟今天的活动没关系,人家皮天磊皮老总不是黑社会,这是常委会上反复强调了的,人家是民营企业家,是精英,是东州的建设者,当然也是纳税人。皮氏集团每年向东州缴纳的税,是过去同类规模的国有企业的三倍还多。要不然,他头上能顶那么多光环?什么政协常委、工商联副会长、商会会长、房地产协会常务副会长,等等。

钱谦再往那边望,就望到了一个女人。在公安局副局长庞龙那边,众人簇拥着的,竟是从东州走出去的歌星谭敏敏!钱谦心里呀了一声,谭敏敏来了东州,怎么他一点消息都没听到?

这天的庆典活动,钱谦参加得心不在焉,完全被谭敏敏搅乱了。中间讲话的时候,他差点把话讲错。整天赶场子似的来回讲,有时候脑子里就是一锅粥,根本分不清出席的是谁家的庆典活动。幸好,秘书史小哲在边上及时提醒了他,要不,钱谦就闹出笑话了。庆典还在继续,钱谦接到市委佟副书记的电话,要他马上去市委一趟,钱谦带着没跟谭敏敏打招呼的遗憾,回了市委,中午的宴会自然没有参加。

这对钱谦来说实在是件正常不过的事,他的活动经常被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打乱。佟副书记叫他,就是发生了突发事件,经济开发区另一家工地上,开发商跟原有东州阀门厂的职工起了冲突,开发商整体收购了东州阀门厂,但职工的善后问题未按协议解决,就强行开工,遭到了职工的抗议。开发商居然动用黑社会,威胁和恫吓职工。双方在开工现场发生冲突,现场发生了流血事件,两名职工代表被打成重伤,阀门厂原工会主席、全国劳模苏进泉头上被歹徒砍了三刀,生命垂危。钱谦赶到市委时,佟副书记已去了医院,市委五楼会议室,坐着市里相关部门的领导,其中就有市公安局副局长高安河。后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佟副书记责令公安局限期破案,缉拿凶手,同时以警告的口吻跟钱谦说:“我宁可不要这个开发区,也不能让流血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这话令钱谦非常恼火,建设开发区也是市委、市政府作出的决定,当初开发商收购国有东州阀门厂,是市长办公会议定的,同时向市委两位主要领导也汇报过,都点了头。现在矛盾激化了,佟副书记又反过来批评他,好像是他钱谦硬让搞这个开发区。这便是不出问题你好我好,出了问题谁分管谁挨板子。典型的冤大头。

恼火归恼火,在佟昌兴面前,他还得姿态低一点。当天下午,钱谦赶到开发区,将开发商黄蒲公狠狠骂了一顿。黄蒲公是聪明人,一看钱谦发火,立马就知道怎么做。他带着人赶到医院,先是向苏进泉的家属赔了一大堆不是,接着将一沓票子推到苏进泉儿子眼前:“请最好的大夫,花多少钱,我们出。”

至于参与了械斗的黑社会成员,钱谦已给公安局做了交代,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该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谁要胆敢庇护,自己掂量着办。

这事他交代给了高安河。

军歌嘹亮

有一条路叫做滇缅公路,从云南昆明到缅甸仰光港,连通印度洋。六十多年前,日寇入侵缅甸南部,准备截断这条国际救援物资入华的最后通道,完成对中国外国的全面封锁。维系四万万中国人存亡的生命线危在旦夕,一支远征军在这样的情况下踏出国门。他们当中有曾经的土匪,有未竟学业的学生,有饭馆老板、神棍和屠户。就是这么一群或朴实或怯弱或蛮横或油滑的男人,在那个年代的那片土地上,以生命点燃了铁与火的不屈之光……

赵平原明白炮灰估计是当定了

过平墙河没多久,赵平原就被突然扑上的自己人按倒反绑,用破布堵了嘴,并扒得只剩了个裤衩。受到同样礼遇的还有另外一个矮小汉子,虽然不知道他是哪路神仙,但从五花大绑后闷声不响的模样来看,多半也是个被绑后懵了神的。

“完了。”赵平原当时在心里哀号了一声。他懊悔不该信了那个什么团长,没想到那姓刘的表面上装得仁义,答应自己跟随一连行动,谁知道刚一过河就让手下来了个翻脸不认账,这会儿腰里已经没了手榴弹,自然只能眼睁睁地让人玩死。早在渡河之前,赵平原就已经在揣摩一连这帮人不可能只凭着一身狗皮,混到鬼子眼皮底下不露马脚,却没想到玩出来的会是一石二鸟——照这个阵势,炮灰估计是当定了。

他猜得不错。

从俘虏口中,一连副连长司马洛得知困英联军第一师的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的两个联队,反复盘问数人后,对敌方的兵力部署已有了大致了解。这一次渗透荒木联队驻守阵地,他正是打着另一支联队所属的番号,赌的就是两个“中国俘虏”的彩头。

一队中国人押着两个中国人,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日军的一线阵地。走在前面的高大壮不时用枪托捣一下赵平原的脊背,催促他走得快一点,横肉从生的脸上满是狰狞。不远处战壕里的鬼子借着火光看见,对这边吹起口哨,高大壮估计还对挨打那事耿耿于怀,索性抬手来了下狠的,把赵平原砸得一个趔趄。

鬼子的前沿指挥所离501高地不远,指挥所里的鬼子军官在听完这支隶属另一联队的特种支队如何渡河,如何涉险侦

察敌情,如何抓回这两名中国俘虏的大致经过后,疑惑地看了看众人胸前乌黑锃亮的冲锋枪,摸起无线步话机,却被司马洛扇来的两记耳光抽了个晕头转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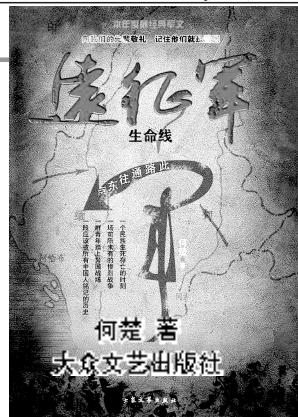
“混蛋!俘虏已经供出支那人将在今天晚上发动总攻,这样紧急的军情,难道我会拖延到现在不向上峰汇报?!”司马洛发怒时仍旧没有什么表情变化,眼神却让人不寒而栗,“最高战地指挥部的应对命令即将下达,现在我要你立即带我巡视你的防线!我不奢望像你这样的猪狗能够真正明白时间的宝贵性,你只需要知道延误战机这条罪名,是足以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

司马洛高傲的东京腔和领章上寒芒森然的少佐樱星,让那名日本军官根本不敢有异议,只是一迭声的“哈依”。很快,他就带着部下跟在司马洛屁股后面去巡检前沿。指挥所里没挪窝的几名军曹望向被扔下的中国俘虏,犹豫着不知是该找个懂得支那语言的战友继续挖掘价值,还是等凶狠的少佐回来再做处置。

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赵平原绑在身后的双手正绞在一起缓缓挣动,鲜血已将绳结浸得透湿。

带路的鬼子很快就躺了一地,司马洛擦着匕首横目四顾,下令跟上来的各排清点人数,完了以后也不多说话,只是挥手示意向高地掩去。高大壮忽然赶上来,低声说:“你看东边山包,我记得昨天摸过来的时候,那上面还啥都没有。”

司马洛停了步,从这么远的距离看过去,确实能辨认出有灌木在山包上随风摇荡,只不过衬着大片荒土,相当怪异。“鬼子在耍花样?”司马洛问。高大壮眯着眼



瞅了许久,“那是个好地方,真要架着炮,放个十几次都不忙着换位置。”

临时转向的一连在夜幕中仿佛一条墨龙,向着山包方向迅疾游走,司马洛贴着仁丹胡的脸上透着阴鸷。这名年轻的副连长曾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抗战一爆发就回归本土投笔从戎。战事未打响前,就是他带着士兵去日军阵地抓回了舌头,半途上有个鬼子试图夺枪,回营后司马洛当着其他俘虏的面,用刺刀挑了他的手脚筋,再剥了头皮。之后的审讯变得异常顺利,两名朝鲜籍士兵供出了一切。

一连到达突击位置后,司马洛从前哨口中得知,山包上驻扎着一支炮兵大队,部分山炮炮口所指,赫然正是501高地所在。

日军前沿指挥所里,赵平原始终低着头,一声不吭。鬼子不时过来耍弄一番,不是端着刺刀恐吓,就是揪起头发抽上几个耳光,同为俘虏的那名矮小汉子倒是无人问津。鬼子很快对这种把戏失去了兴趣,又走了几人,剩下的两个也叼起了烟,互相开着玩笑。赵平原喘了很久,忽然含混不清地说了句什么,鬼子都是一愣,这才注意到他口中塞的东西已经被吐了出来。

“什么?”两名鬼子满脸愕然,不约而同地往跟前靠了几步。“混蛋!”赵平原这一次提高了声音,虽然语调生涩,但还是让鬼子听清了,他说的确实是句日语。“搞什么鬼?”日本人傻了眼。

营销寓言

拥有绝好的产品却找不到买家?公司初步发展却遭遇竞争对手?廉价产品疯狂挤压?面对这些问题,你的营销该怎么做?故事中的主人公麦克斯从发明轮子到创立公司,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先知者则带领麦克斯拨开营销的层层迷雾,发现营销的真谛。

从天而降的竞争对手

麦克斯面带怀疑,慢慢地围着这个样子怪怪的手推车走着,嘴里问道:“那么……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正如你所看到的,我用它盛放农场里生产的新鲜农产品,然后推着它卖到城里。有了手推车,我就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客户,比之前在路边摆摊卖得更多了。”

“刚才你曾说自己已经失掉农场了?”“确实如此。但是在我制造了这个手推车之后,我就通过为其他农民搬运东西而挣钱。在我攒了足够的钱之后,又把农场买了回来。现在我也不需要亲自种地了,开始花钱雇别人帮我种。”

这样的手推车,我另外还有四个。而且,你知道吗?我还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了订单,给他们造手推车。”麦克斯说道:“真的吗?好吧……”说话间,他伸出自己的手,去和伊迈姆握手,同时说道:“我很高兴,你一切都如意。祝你将来好运气!”

伊迈姆说道:“谢谢!不过,还是要感谢你。麦克斯,你是轮子的开创者。是你让这些轮子转起来的。如果没有你,我想我仍然在自家的土地上生活呢。”

说完这些,伊迈姆推着他的手推车,向大街上走去。当他看到伊迈姆和他的手推车一起消失在遥远的角落时,麦克斯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道:“手

推车!它们永远不会流行起来的。既然人们能买到质量高、载重量大的优质的大理石轮子,谁还会需要一个木头轮子呢?”他转过身去,走回到自己的车间,重新开始了工作,并试图忘记伊迈姆和他那辆愚蠢的手推车。

但问题是,他根本忘不掉。并且,麦克斯开始担忧起来。“如果伊迈姆想出了某种巨大的能推动大石头的手推车呢?”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否认了自己的想法,那个荒谬的单轮手推车,不会构成任何威胁。并且,他现在只是用手推车运送蔬菜。

但是,一瞬间,一切都变了。向导者托比刚刚出差回来,就发现了最新一期的《轮子时代》杂志封面上赫然印着这样几行字:

伍迪木轮面世了!

木头轮子的时代到来了!

这期杂志从头至尾都是一篇又一篇关于木头轮子的报道。并且还提供了很多图表,在性能、特点上将木质和石质轮子做了对比,还专门刊登了一篇综述性文章,描述现有的不同木质轮子;并提供了一页“升级指南”活页,讲解如何用木质轮子去替换旧的石头轮子。最让托比感到气愤的是社论,它的标题直接对石头轮子提出了疑问:石头轮子已成为历史了吗?这篇文章的作者写道:“既然轻巧、实用、易维修且价格不贵的木质轮子迅速成为业内新标准,为什么还要费力使用那种沉重、易碎且昂贵的石头轮子?”最后,在封底,托比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彩色折页广告,广告的内容正是伊迈姆轮子公司,宣称其是“木质轮子的首创者”!

托比拿着杂志,跑着去看麦克斯。她问麦克斯:“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甚至还没有一份木质轮子的图纸?”“噢,不必担心!”麦克斯说着便把杂志撕碎扔进了废纸篓,

“这些木质轮子,永远不会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他们只是昙花一现的潮流而已。”

但是,这种“潮流”并没有昙花一现。

相反,社会开始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头晕目眩。出乎意料的是,歌利亚雪橇集团宣布破产。由于没有人去购买雪橇,在一段相当短的时间内,雪橇的销量呈圆弧状从数百万下降到零,歌利亚集团一败涂地。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滞后的管理体制,不能紧随时代潮流作出相应的改变及大量新兴公司的出现。

大卫牛车公司就是其中一家新兴的企业,曾与伊迈姆合作研发一种全新的双轮手推车。现在,每个人都在买牛车、手推车并很快将会购买四轮货车,又有谁还会购买雪橇呢?一位前歌利亚管理人员,接纳了麦克斯和托比所倡导的四轮货车的概念,进行了商业化运作,创办了大力士货车公司。并非每一个雪橇制造商都像歌利亚那样固执保守。很快,即使是最保守的雪橇制造商也制造出了一些带轮子的雪橇产品。

并且,他们的设计各有千秋。有的是三个轮子,有的六个,有一家甚至用了十二个轮子。而且,轮子的直径也各不相同,有的比较大,有的非常小。不过,所有的轮子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木头做成的。并且几乎都是由伊迈姆设计制作。

“这个混蛋!”麦克斯暴跳如雷,喊了起来。他的妻子问道:“谁啊?”麦克斯咆哮着说:“就是伊迈姆这个混蛋!剽窃了我的创意!盗用了我的轮子!看看这个……”他扔给米妮一本全新的《远古时代》杂志。封面上伊迈姆的照片,咧着嘴在笑。他被评为年度企业家!

宣布这一奖项的报道文章,滔滔不绝地把伊迈姆描述成了一名发明家。

李耀廷 张玲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Selling Wheel 卖轮子 风靡全球的营销寓言!